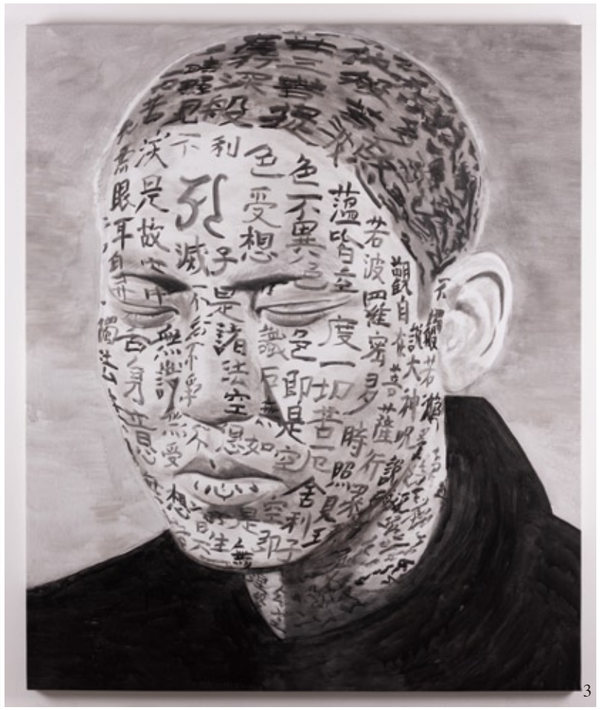
Photos courtesy of Gallery EXIT & the artist | Text by Zoe | Graphics by Wong

《不要讓黑暗獨自留下》陳翊朗個展

今次陳翊朗個展中展出的作品均有一些共通點：它們全是黑白色調、具象且指涉了東方神話及歐陸藝術，主要為來自世界各地的二十世紀電影。然而觀眾仍可以視陳氏的每件作品為單獨的實體：作為一扇通往另一個平行世界的窗口、一面反映周圍環境的鏡子，或只是一個揭示自身的表面。

1

2



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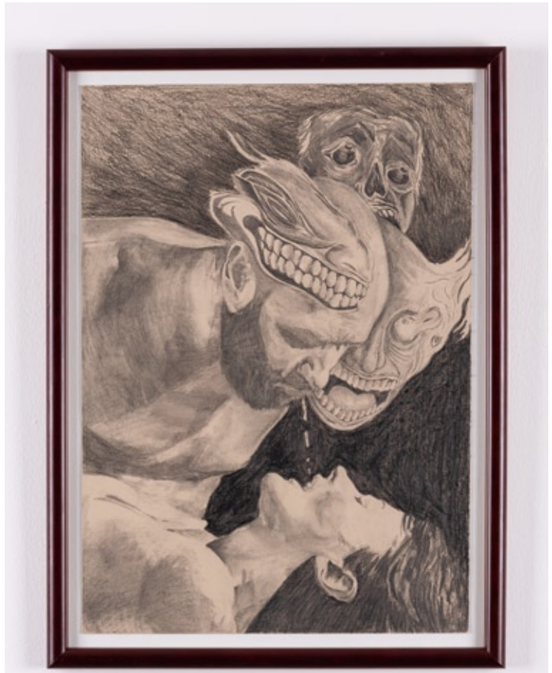
4

展覽標題將《不要讓黑暗獨自留下》從其原本的語境 (跟洗衣服有關) 抽離，重新用以對應黑暗本身，或至少是對黑暗的恐懼，以及它可能造成的焦慮或傷害。作為展覽標題，這句話讓我們能夠隨意將隱喻黑暗的藝術策略 (墨、石墨) 與真實的事物 (我們如何回應內外的黑暗) 兩者作出類比。

是次展覽旨在提供各種帶來反射/ 思的表面，同時鼓勵及阻止這種「非反射/ 思性」的理解。展覽以四幅畫布上的墨水畫作開場，伴隨而來是意義曖昧的物件 —— 給製造成地毯或繪製在掏空了醉人內容的香煙上的水墨畫、讓陽光從後方穿透的彩繪窗簾 —— 並以一個較長的、以石墨於並不完全白色的紙張上繪製、釉面或連框的素描系列作結。

為展覽揭開序幕的四幅畫作均於2021年創作，取材於上世紀六十及七十年代的代表傳統或流派的電影畫面：美國、英國、德國和日本創作者筆下的心理娛樂、社會批判，以及神話寓言。作品反映了昔日電影觀眾曾經體會了解的個體與社會的張力，而陳氏將電影轉化為繪畫的同時亦引入了改動及添加，回應當代

1-4/ 展覽以四幅畫布上的墨水畫作開場。畫作取材於上世紀六十及七十年代的代表傳統或流派的電影畫面：美國、英國、德國和日本創作者筆下的心理娛樂、社會批判，以及神話寓言。


1

2

3

4

1-4/ 展覽終章部分的十六幅素描作品反映了陳氏建基於恐怖電影、古老明信片和十九世紀後期的歐洲圖像藝術的視覺冥想。
5-6/《120 Judge John Aiso Street》營造了一種觀看圍繞展覽空間四出巡邏的襤褸喪屍隊列的感覺。

的恐懼與憂慮，以及我們將之克服的嘗試。

《120 Judge John Aiso Street》的八面彩繪棉布簾子乃藝術家為2020年在法國的一次群展製作而成，用以覆蓋八面窗戶。作品營造了一種觀看圍繞展覽空間四出巡邏的襤褸喪屍隊列的感覺。作品標題為約翰．卡本特 (John Carpenter) 的恐怖電影《沉睡百萬年》(Prince of Darkness ，1987年) 中被同樣來勢洶洶的人群襲擊的教堂的地址，部分圖像摘取自同一電影，亦滲入了古典畫家如法蘭西斯科．哥雅 (Francisco Goya) 和詹姆斯 恩索 (James Ensor) 的影響。這些美學及心理效果近似陳氏在別的作品中所表達的，尤見於他帶有源自東亞神話及鬼故事的視覺引用的壁畫作品。

5

6

展覽終章部分為一系列十六幅素描作品，各有獨立標題並分成小組裝置。陳氏的視覺冥想建基於從各種來源 —— 特別是恐怖電影、古老明信片和十九世紀後期的歐洲圖像藝術 —— 借用或改編的圖像；這些圖像在2020年至2021年初成為他的參考及興趣資料庫。那時正值巴黎封鎖以及赫爾辛基第二波新冠肺炎限制，去年冬天陳氏曾在後者作駐場藝術家，以 (一場域特定壁畫及另一幅羊毛地毯) 準備參加於Kunsthalle Kohta舉行的群展「First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Manuports」。

在這些素描裡，陳氏偶爾會以松節油清洗畫面上一片塗滿石墨的地方，或以白色高光來提醒我們紙張是有色調的。我們永遠不會知道甚麼時候藝術家的黑應該被解讀為白的相反象徵。有些時候它們並沒有詩意，而只是純粹的表面，除了顯示自身以外就再沒有別的東西。藝術家沒有義務去解決他的素描或繪畫中的這些歧義，也沒有義務去「協調」他的作品可能捲入的任何解釋的矛盾，但亦不能阻止作品被隱喻地理解為象徵及寓言。

然而另一種選擇通常不會好得哪裡去。試想像你在畫廊的這些牆上看到的東西只能從字面上理解，對「恐怖」圖像唯一的恰當反應是真的變得恐懼，因為害怕傷害自己或他人而謝絕一切黑暗及危險的東西。陳翊朗敦促我們不要讓黑暗獨自留下，也不要與我們或可從黑暗更完善的形式中獲得的快樂割席。

INFO

《不要讓黑暗獨自留下》
展覽日期：即日起至2021年9月18日
地點：香港香港仔田灣興和街25號大生工業大廈3樓 安全口畫廊
電話：2541 1299